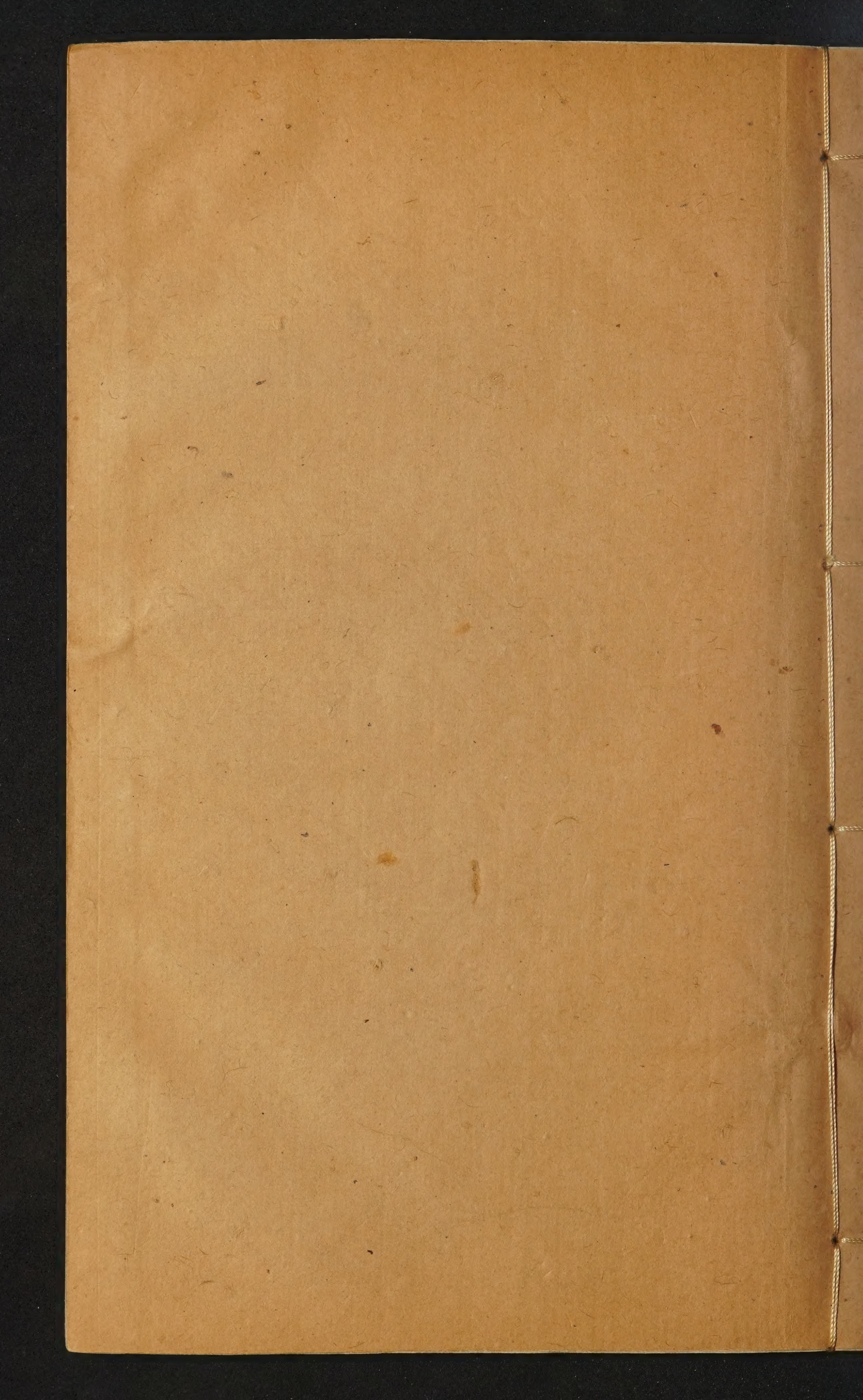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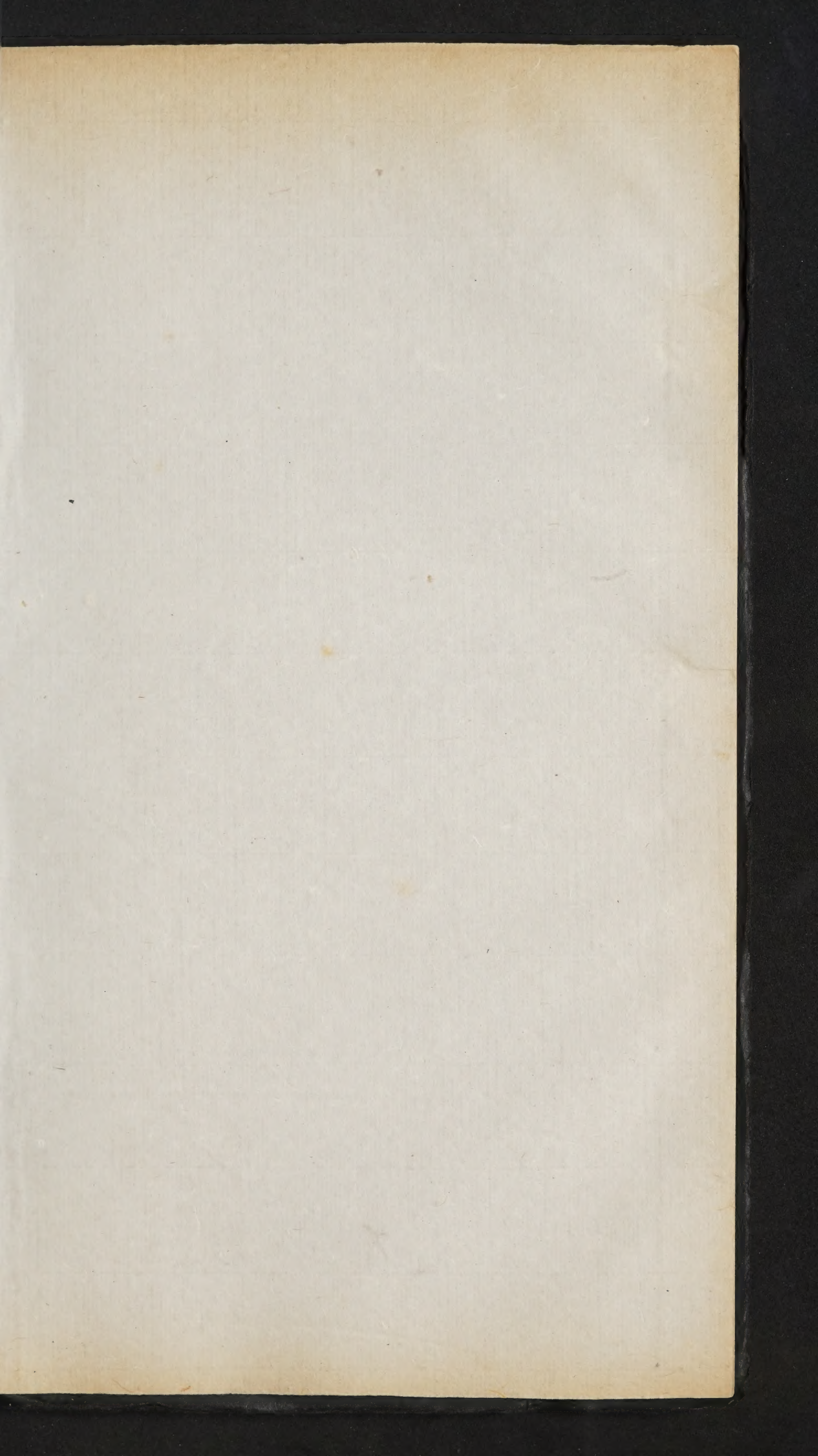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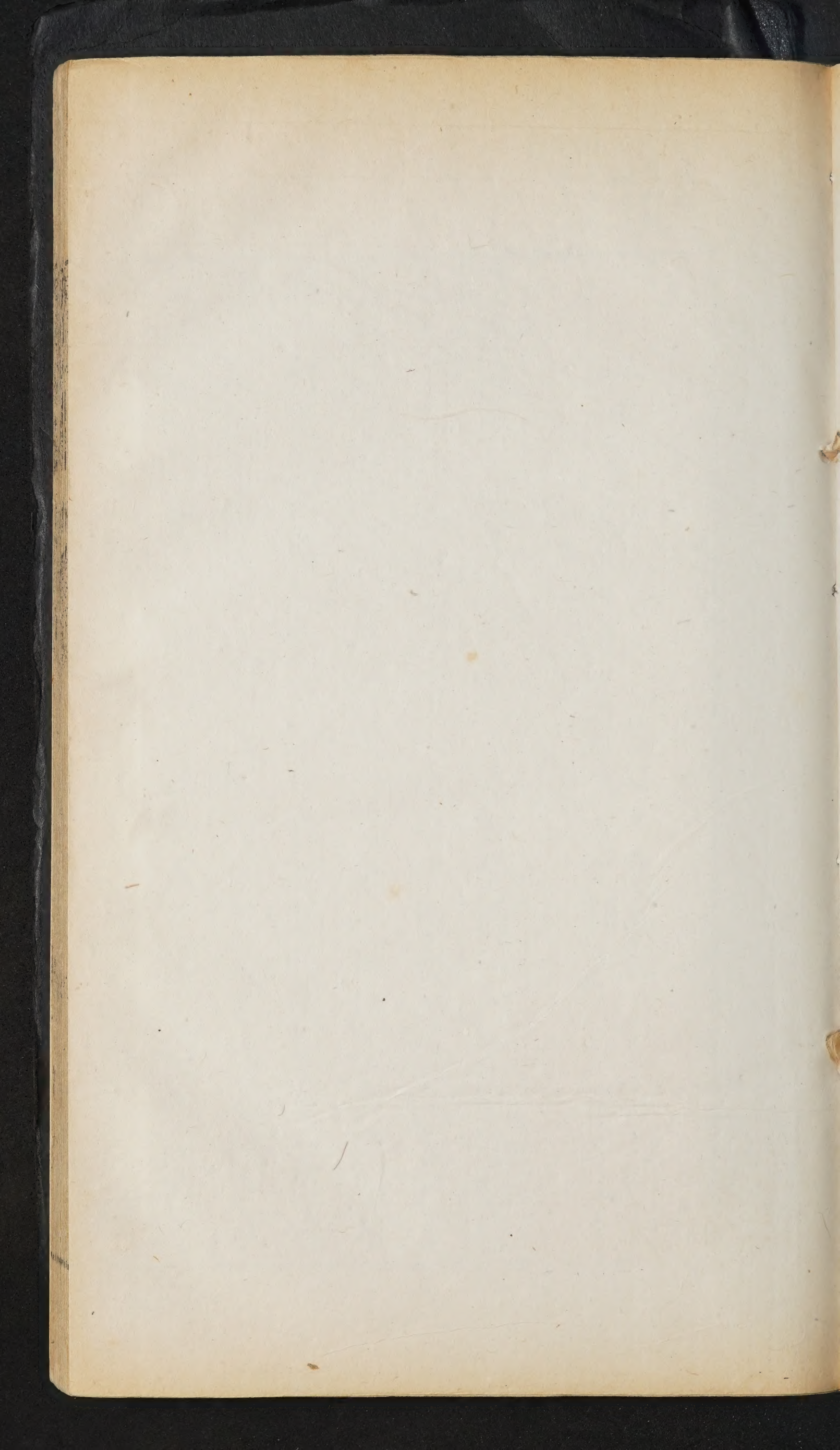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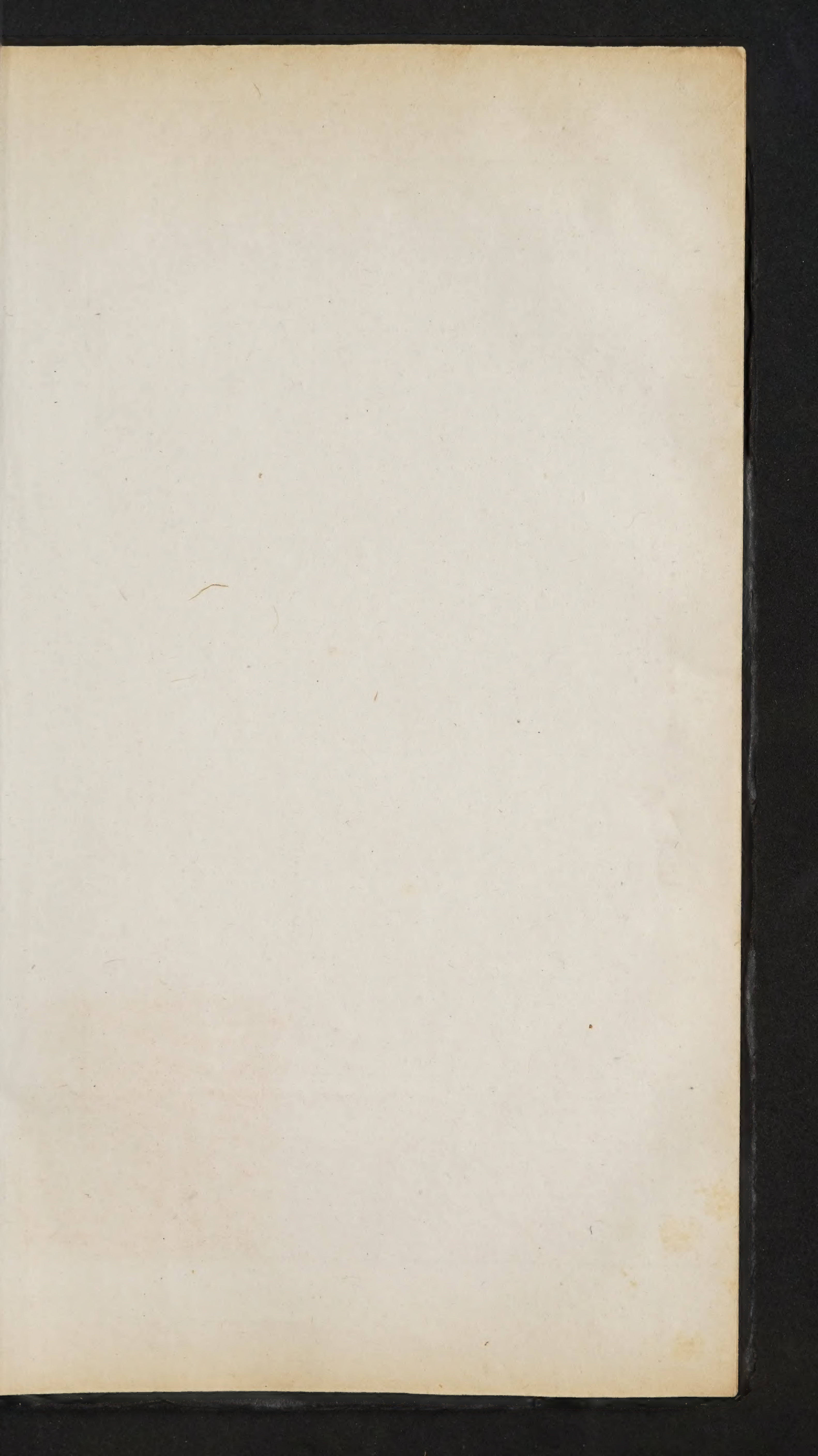








六是讀書規格與封禪書同然彼猶多微詞此則直指其失精核無剩語是漢文本色

漢世之財不在官則在商賈故漢武紛紛皆與商賈爭利不及百姓

史記抄卷之十六

平準書 太史公之文當以平準爲最漢武承文景之後耗廢殆盡故興利之謀凡十數變而太史公摹寫極工 ○正宗 裁自今上始以前皆客 ○此文極其變化

首提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

起語便奇崛曲至

自天子不能具鈞駟馬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

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榆莢錢一黃金一斤秦以一鎰爲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約法省禁而不

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

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商賈不得衣絲乘車

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

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爲漢多賈人立案量吏祿度官用以賦

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畔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于是募民能輸及轉粟于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

精神全在此段見武帝為文景罪人
此段句句為後來立案
四世休養而天下極盛矣以極盛之天下而武帝以一人耗之所以著其罪于万世也

王維楨曰 [illegible]

物盛二句是一篇斷制語 是此一段結語 以後逐一叙其興利耗 [illegible]

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

鐵告緡之后利既興而所以耗之者巡狩封禪昆明樓船又不一當與耗循環指列如画

大龍旱

武帝耗財之大端在伐胡史公提此句為主而以他処耗費拉入言之数ア皆於

邛今邛州也僰今叙州道県也本西南夷西種焉安定辺

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彭吳人名）（此三者皆在事也符昔錯落有法）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費無甚于明矣）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第二變）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取河南地在元朔二年）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于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

更音庚償也
都內京師主藏者也
築城又守衛之
入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舊為郎更增秩也
陳列奏也經常也既盡也

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于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于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

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第四變賣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武功進用選舉陵遲而多端則官職耗廢第五變張湯輩治獄之條亦從賣爵太監來故入平準書此太史公見得透處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

賣爵補官興利第一る

五大夫旧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二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于五大夫也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惟得至第八也

首從吏道之壞渡入刑法

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敗誹謗則窮治之也

之因

漢書作免滅此似誤

以弘配湯史筆可畏

法蹙

致重法

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

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

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

調、選發也、

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于邑中以乘時射利也、

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篡七変)

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之于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豪(勸分)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移食)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此謂自貧富積富。總上伐胡穿渠賑貧三項)于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音蹛停也、)財(商賈)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

將言変法興利故推原所以然之由

更錢造幣興利第二子

鋊、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也、

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

其文為半兩實重四銖也、 就也 銀也 丹陽銅也 宋元鈔法類此 音裕

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音妥]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第九變　○綱]桑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目]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應為吏者長子孫][次興利酷吏錯綜妙甚]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

上林作昆明也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音替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

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

算賦告緡與利第四

軺小車也弋昭反緡錢貫也

占隱度也各隱度財物多少而爲名簿送之于官也

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

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没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于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

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戍邊者一人出錢三百謂之過更）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

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屩而牧羊
歳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爲奇拜爲
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
忠拜爲齊王大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
大農列于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　第十一変
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　賣爵
白金五銖錢後五歳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　至此始以刑法合食貨
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
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

與利必重刑相連而及前畧此詳

忽入顏異所以深罪張湯

詐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幷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

博士循行郡縣中見鑄金故入平準書

江西百八十五

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于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于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

益饒之後又有以耗之矣

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此則賈人貧而國富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結用益饒矣益廣關關法寬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第十五變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

振飢耗財二

巡幸耗財三

獸及與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鬭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第十六變）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流謂逐其行移若水之流）欲留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因巡而繕財）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

民能畜官母馬者三歲之歸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

祠祀封禪耗財四

擊越伐羌戍邊耗財五

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

實入封禪費發始則

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監河東隴西之守以不辦死罪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又兵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

省、視也、至嘗酎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

鹽味苦、器脆惡

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

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願奮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于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

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

漢連兵三

置初郡耗財六

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

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夷無賦）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民困則亂）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

平準興利第六
賣爵興利之始
平準興利之終
牟、取也、

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

一篇序矛至此方出正意而卯借卜式之口出之卜式是彼一輩人尚以為不堪他何問其深妙乃尔

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一篇束尾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

楊慎曰。如此富者不佐縣官而放告緡。以民奸法而用酷吏。皆多相傲使然也。既曰無異。又曰曷足怪焉。不平之意見于言外。可謂曲而有直體矣。

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覇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絶祀而滅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黄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于是外攘夷狄内興功業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

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平準書畢

鍾云括自吳太伯至田敬仲完皆為左氏所掩

整齋云安微不聞信好不爲甚之大的重在太伯季子觀墳詞可見

史記抄卷之十七

吳太伯世家

太伯世家始末甚悉而吳越搆兵處不如勾踐傳有神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髪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勾吳（前業未有吳號）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非論語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

鍾注自壽夢以下始有此年表

此段總叙前事明整可為叙世家之法

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中国之虞附見○下詳）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

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

秋惟記卒計壽
夏二年 尚魯
成公七年

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眜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

序諸樊兄弟之次以及闔閭之立如此

此與桃別傳中原意明矣

按此爲十八年楚伐吳本

妙處只在這段變化是曹參世家蓋東野序所本

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以下並季札使聘列國之事而條附於此者以季札吳公子也）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

一意三折含意無窮

畧排好篇法固有法

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

前叙伊宗有
挪中三錫卌
叙歷聘有僭
中三排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
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
護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
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曰德至矣哉
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
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
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
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
以免於欒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
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〻為政慎以禮不然鄭

至此皆出文子
是倒插法

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
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鍾聲曰
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
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
晉說趙文子[名武]韓宣子[名起]魏獻子[名舒]曰晉國其萃於三家
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
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徐君
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
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

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爲靈王○吳與楚始終爲敵國○前後兩國相次處甚悉 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眛立王餘眛二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四年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眛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眛之子僚爲王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

先出公子光欲出
客使子胥以梁
王僚又進言諸退
耕于野段々拒往
決不直瀉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爲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喜

只一句已刻吳不必多詞也

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灊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絶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絶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

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爲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欲謀入郢將軍孫武曰（非孫武不能爲此言）民勞未可待之

四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可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鄖公弟欲弒昭王昭王與鄖公犇隨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

越笵秦救述以由變寫得勿之

先提报越一句見报越了难

父歸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别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爲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十五年孔子相魯十（容后有伐魯事）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越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王夫差元

夫差初志之堅決而嘆改之不於也

年以大夫伯嚭爲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爲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爲有娠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爲人能辛

只八字動使

棄左氏作
蔘如

若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大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大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

刪左傳具語勁
刺之也

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子胥處君驕臣讒之間而屬其子於他國非明哲之道也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齊鮑氏殺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皐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黄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寅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吳

應不前三不听
句

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爲長吳王爭長爲中國而諱越之入吳驕爲禍胎也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大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太史公每於結

慮留餘波

太史公曰孔子言大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呉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史記抄呉太伯世家卷之十七

禍端
倒叙法

史記抄卷之十八

齊太公世家 刪録○齊世家序太公始爲陰謀處兵家者言也非是○序管仲始末及桓公之子五公子爭立處有生色○序崔杼之亂處亦可觀○鮑牧之弒悼公以下少神理矣

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嘗與無知鬭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襄公以淫虐亡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爲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後爲祟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爲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十二年

左傳此處從上來此增損不數字句用以說直核而精神頓減以此知文各有法

左傳此處巧而簡從有味態此卻直而無小大不及

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怨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閒襄公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茀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戶閒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

凌約言曰茀亦失屨之鞭而皆死君側且亂

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閒發視乃襄公遂弒之而無知自立爲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無知以篡弒亡）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

王守溪曰敍語甚簡健誤字妙

先点子糾案卻又原桓公子一筆固有致亦是史公閑意法

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〇堪書）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於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

鍾云桓公与太公至国修政以下扣對應

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

逦毋取漸着桓所以伯固是鎖勢亦是關意史公每多此法

以下數字皆伯主本也

曰夫刼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伐後宗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公作閔母曰哀姜

楚之問語無北
海風馬牛等
句覺乏波

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絶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

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
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齊師進次于陘夏楚王使屈
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
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溝君
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
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
客秋後救乱案
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
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
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
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是歲

一段伯業於世
借穴敍又敘序
一段以申明之
承上起下恍然
有力

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爲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

為帶謝桓公

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
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
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
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
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
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
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
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
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
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

先叙得楚之三後逆再應

再提管仲卒以見管仲如在亂不至此也

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摯綱以下五公子之亂）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叙五公子爭立本末如畫）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自伏后案）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刀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桓公之始亂）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刀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倒摯轉）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

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鎖前挈後）無詭立三月死無謚（又總提于此）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應）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結）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宋襄公方入孝公于齊而孝公即惡其求霸而伐之非人情也］夏宋襄公卒七年

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復前說）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爲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爲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又復前說）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爲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

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傳曰毋迺怨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爲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弒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偪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齊使夫

人帷（後案）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爲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陳于鞌逢丑父爲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卽漢高中流矢傷胷捫足之意）戰齊急丑父恐齊王得乃易處頃公爲右（卽紀信乘黃屋之意）車絓於

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
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
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
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齊
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令齊東畝（應前）
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
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
地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鞌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
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
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

自郤克笑至無序晉伐齊亭是一篇董份爲太子下即著仲姬戎姬恐有脫字

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初靈
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爲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
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
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
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爲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
太子光而立之是爲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
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
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
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
使欒盈閒入晉曲沃爲内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

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閒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爲（遇怨）崔杼閒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爭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弒之

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
亡之若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
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
也舍之得民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
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
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
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
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
弒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
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

間點慶封心事又不說其真實至此

洁完引其敗也句

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爲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嫳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爲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

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與叛)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仇未誅則不葬)僇崔杼尸於市以說衆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齊太公世家畢

